

古今圖書集成

中国学术类编

祥刑典
下
(五)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彙編詳刑典	卷一百三十一	目錄
		古事記
囚禁部	乘考	漢書
漢	景帝三年詔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婦	景帝三年詔
後漢	建武二年詔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婦	後漢書
南齊	高祖元年詔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婦	南齊書
梁	武帝天監一年詔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婦	梁書
北魏	孝文太和二年詔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婦	北魏書
北齊	文宣帝天保一年詔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婦	北齊書
唐	太宗貞觀二年詔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婦	唐書
宋	太祖開寶二年詔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婦	宋史
宋	真宗咸平二年詔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婦	宋史
遼	道宗大康二年詔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婦	遼史
金	世宗大定二年詔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婦	金史
明	成化二年詔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婦	明史
清	順治二年詔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婦	清史

乞斷向綫	朱包拯
縊囚論	歐陽修
啓諸南明侍郎	明徐渭
又	前人
囚禁部藝文二錄	漢趙園王友
囚禁部	魏嵇康
幽歌	南康
幽憤詩	并序
彭州被囚	南康
獄問囚	唐元稹
獄多冤囚	朱楊億
訊囚	唐皮日休
獄中紅苦	明楊繼盛
囚禁部紀事	
囚禁部雜錄	
囚禁部外編	

詳刑典一百三十一卷	古曰淳曰師樂師育督者朱儒短人不能走者 可死刑者不可息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稽今聚者 或以掠笞若餌寒痕死獄中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 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瘞死者所坐名 縣邑里丞相倅史課監最以聞
囚禁部	按漢書平帝本紀元始四年正月詔曰蓋夫婦正則 平帝元始四年詔婦女非身犯法及男子八十以上 七歲以下非詔所捕毋得繫
漢	按漢書平帝本紀元始四年正月詔曰蓋夫婦正則 父母親人偷定矣前詔有司復貞婦女徒誠欲以 防邪辟全貞信及眊悼之人刑罰所不加聖王之所 制也惟苛暴吏多拘繫犯法者親屬婦女老弱撫怨 傷化百姓苦之其明教百寮婦女非身犯法及男子 年八十以上七歲以下家非坐不道詔所名捕亡皆 無得繫其當驗者卽驗問定著令
後漢	
光武	
建武	
囚禁部總論	
大學術義補	
唐中宗	
白居易	

古曰淳曰師樂師育督者朱儒短人不能走者
可死刑者不可息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稽今聚者
或以掠笞若餌寒痕死獄中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
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瘞死者所坐名
縣邑里丞相倅史課監最以聞

古曰頌讀曰容容寬容之不桎梏

宣帝地節四年令郡國歲上繫囚掠笞瘞死者悉共
殿最

按漢書平帝本紀地節四年九月詔曰令甲死者不

可死刑者不可息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稽今聚者
或以掠笞若餌寒痕死獄中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
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瘞死者所坐名
縣邑里丞相倅史課監最以聞

平帝元始四年詔婦女非身犯法及男子八十以上
七歲以下非詔所捕毋得繫

按漢書平帝本紀元始四年正月詔曰蓋夫婦正則
父母親人偷定矣前詔有司復貞婦女徒誠欲以
防邪辟全貞信及眊悼之人刑罰所不加聖王之所
制也惟苛暴吏多拘繫犯法者親屬婦女老弱撫怨
傷化百姓苦之其明教百寮婦女非身犯法及男子
年八十以上七歲以下家非坐不道詔所名捕亡皆
無得繫其當驗者卽驗問定著令

按後漢書章帝本紀元和二十年七月庚子詔曰春秋於春每月書王者更三正儀三徵皇帝十一月立春不以報囚月令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文而無報獄斷刑之政辰否訪備雅禮之典新以爲王者生殺宜順時氣其定律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

南齊

高帝建元二年制病囚診治之法

按南齊書高帝本紀不載

按王僧虔傳建元二年僧虔改授左光祿大夫郡縣獄相承有上湯殺囚僧虔上疏言之曰湯本以救疾而實行冤禁或以禁念若罪必入重自有正刑若去恩宜疾則應先啓豈有死生大命而潛制下邑恩則下囚病必先刺郡求職司具醫對共診驗遠縣來人省視然後處理可使死者不恨生者無怨上納其言

武帝天保年置供御囚

按梁書武帝本紀天保八年八月詔定律令

按隋書刑法志天保元年侍中王豐等參議斷定耐罪囚八十已上十歲已下及孕者盲者侏儒皆械繫者及郡國太守相都尉關中侯已上事係已上之父母妻子及所生坐非死罪除名之罪二千石已上非檻徵者並頒繫之

北魏

孝文帝太和五年五月庚申赦天下勿使有箇獄久

四

按魏書孝文帝本紀云云

太和二十年詔條奏京因

按魏書孝文帝本紀太和二十年七月丁亥詔曰法爲治要民命尤重在京之囚悉令條奏朕將親察以時覆決

北齊

高宗永徽元年帝以羣囚數少怡然形於顏色

按唐書及舊唐書高宗本紀俱不載

按唐書唐書刑

法志高宗卽位連貞觀故事務在恤刑嘗同大理卿

唐臨在獄繫之數日對曰見囚五十餘人惟二人合

死帝以囚數全少怡然形於顏色

朱

太祖開寶二年恤獄囚

按宋史太祖本紀不載

按刑法志開寶二年五月

帝以暑氣方盛深念羣衆之苦乃下手詔南京諸州

令長吏督獄每五日一檢點西榜獄戶洗滌粗糲食

不能自存者給飲食病者給醫藥輕禁卽時決遣母

淹滯自是每仲夏申勅官吏歲以爲常帝每視獄囚

徒專事欽恤凡御史大理官屬尤嚴選擇請待御

史知雜馬炳曰朕每讀漢書見張釋之于定國治獄

天下無冤民此所鑒於卿也賜金紫以慰之

太宗太平興國六年三月壬戌令諸州長吏五日一

慮囚

按宋史太宗本紀云云

按刑法志太平興國六年

下詔曰諸州大獄長吏不親決胥吏旁錄爲姦速捕

誰佐滋蔓踰年而獄未具自今長吏每五日一慮囚

情得者卽決之

太平興國七年五月戊申憲囚

按宋史太宗本紀云云

雍熙元年六月庚子令諸州長吏十日一慮囚
按宋史太宗本紀云云 按刑法志雍熙元年令諸
州十日一具囚帳及所犯罪名繫禁日數以閱俾刑
部專意糾舉帝閱諸州所奏獄狀有繫三百人者迺
令門面寄禁取保在外并邸店養疾者咸準禁數件
析以閱其鞠獄違限及可斷不斬事小而禁繫者有
司職奏之開封女子李善登聞故自言無兒息身
且病一旦死家業無所付詔本府隨所欲裁置之李
無他親獨有父有司因繫之李又詔登聞訴父被禁
帝駁曰此事豈當禁繫聲輒之下尚或如此天下至
廣安得無枉殺乎朕懷不能親視四方之獄固不許
禁爾即日遣殿中侍御史李第等十四人分往江南
兩浙四川荆湖檢核審決刑獄更之弛急者勅其罪
以閱其臨事明敏刑獄無滯者亦以名上始令諸州
十日一慮囚

真宗咸平元年置獄囚院
按宋史真宗本紀不載 按刑法志咸平元年從黃
州守王禹偁之請諸路置病囚院徒吏以上有疾者
處之僕貴保於外
景德四年十月乙卯詔諸道官司非法訊囚之具
按宋史真宗本紀云云
景德四年十月辛丑給天下禁囚衣食薪炭
按宋史神宗本紀云云
熙寧七年詔品官犯罪參劾聽自首擅捕繫
按宋史神宗本紀不載 按刑法志熙寧七年詔品
官犯罪按察之官並奏劾聽自首得擅捕繫其服

哲宗元祐八年詔嚴終具諸獄囚死之數不許分禁
繫之數

哲宗元祐八年二月壬子詔刑部不得
分禁繫人數既死數多者申尚書省 按刑法志元
祐八年中書省言昨詔內外歲終具諸獄囚死之數
而諸路所上遂以禁繫二十而死一者不具即是歲
繫二百人許以十人獄死恐州縣冤獄事甚非欽
恤之事詔刑部自今不許報分禁繫之數

紹聖四年四月丁亥令諸獄繫囚以時沐浴

按宋史哲宗本紀云云

高宗建炎年令州縣月具繫囚存亡之數

按宋史高宗本紀不載 按刑法志中興之初州縣
月具繫囚存亡之數申提刑司歲終比較死囚最多
者當職官黜責其最少者褒賞

紹興二十一年六月辛巳命歲給大理寺三衙及州
縣錢和果酒繫囚

按宋史高宗本紀云云

理宗嘉熙四年九月詔川廣監司以十一月按部理
囚徒

按宋史理宗本紀不載 按續文獻通考云云

景定四年十二月己未詔在京置菜園充禁囚井非
禁獄具真繫真繫禁犯者有刑

按宋史理宗本紀云云

度宗咸淳元年七月癸亥禁在京置菜園私禁囚

按宋史度宗本紀云云

按遼史道宗本紀云云

世宗大定十一年詔附有司憲司獄庫令須近獄安
置囚禁之事常親提控

按金史世宗本紀不載 按刑志云云

明定寢報罪囚及相親囚制

按明會典刑部問發罪囚各照司分廻將所問囚數
不分死罪重徒笞杖及供明陞審兵若干名口內分
北人若干南人若干量付送山東司呈堂審開兩之
歲報若見監要囚每月將見在開除病故數目呈至宣
奉司謂之月報其做工運炭等項則止開送工科
凡刑部遇有病故囚犯舊例逐日相覈後定以三十六
九日若奉旨相覈者則不拘日期

太祖洪武十四年令各道重罪囚送京師

按明會典洪武十四年差監察御史分核各道罪囚

凡罪重者悉送京師

洪武十五年定獄囚貧者日給米一升

按明會典洪武十五年令獄囚貧不能自給者人給
米日一升二十四年革去

洪武二十六年定令每年終奏報罪囚名數

按明會典洪武二十六年定凡刑部問督罪囚每遇
年終各該部分開稱自洪武某年正月初一日為始
至十二月終本部還同發送囚人若干內或連若干
斬若干絞若干斬罪免死終身工役若干絞罪免死

終身工役若干流罪若干徒罪若干充軍若干隨營若干杖罪若干笞罪若干疎放寧家若干俱付山東部通類如前案呈本部開坐奏聞成祖永樂二年四月諭三法司官天氣向熱獄囚淹久令五府六部六科給事中協同疎決死罪獄成狀後感決輕罪隨卽決遣有未能決者令出獄聽候按明會典云云

永樂四年五月諭三法司天氣已熱除犯斬杖罪外徒流以下皆令知在聽候發落按明會典云云

宜宗宣德三年諭法司今天氣值熱獄中一應罪囚禁錮日久即將輕重罪犯具奏發落不許時刻遲滯按明會典云云

英宗正統十四年奏准每囚仍日給米一升及有破洞破碎衣服應該變賣者分給穿用

按明會典云云

憲宗成化十二年令有司支給官銀買辦藥餌送給療治囚人及令各處惠民藥局療治囚人

按明會典云云

孝宗弘治元年夏令兩法司錦衣衛將見監禁囚情可矜者俱開寫來看自後歲以爲常

按明會典云云

按明會典弘治間定刑部囚人病故會同監禁御史相視都察院囚人病故會同本部主事相視錦衣衛官不預若錦衣衛囚人病故則用監察御史刑部主事同往相視其奉有欵休相視者次日早赴御前復

命凡本部各司所同罪囚有在監病故情重及會經審允者會各衙門相視取獲批單回照行令順天府大興縣宛平縣應天府上元縣江寧縣委官帶領仵作人等跟隨相視身屬黃令土工領煙其情輕犯

病故者止許該縣委官相埋各取具該縣委官人等

結狀繳報武宗正德十四年題准每月囚飯煤價銀四兩量中燈油銀三兩辦病藥材銀二兩五錢司獄司修理刑

具工食銀一兩官倉開支囚糧腳銀一兩二錢俱於入官賈物銀兩內支送山東清吏司收拾買辦

按明會典云云世宗嘉靖元年諭法司問刑衙門見監禁囚天氣向熱宜從優恤

按明會典嘉靖元年諭兩法司并錦衣衛見今天氣向熱見監禁囚笞罪無干証者卽行釋放徒流以下便減等發落重囚情可矜并枷號者俱開寫來看

自後歲以爲常又奏准五月六月暑氣正熾兩京內外問刑衙門見監禁重囚犯急問理例該枷號者暫免枷號依擬

嘉靖七年題准每月終山東司行司獄司過資將現在開除病故名數具本開坐奏聞近例凡

刑部問過送工部運灰運炭徵工罪囚每五日一次開報該科填寫精微每月終輸報一科

散嘉靖七年題准每月終山東司行司獄司工罪囚每五日一次開報

按明會典嘉靖七年題准每月終山東司行司獄司過資將現在開除病故名數具本開坐奏聞近例凡

刑部問過送工部運灰運炭徵工罪囚每五日一次開報該科填寫精微每月終輸報一科

又題准因僵於刑部問該運灰等項有力罪囚合折買糧粳米本部倉上納每年約至五百石往收如有支利准作下年之數不足再爲收補年終收糧委官造冊呈部查考

凡囚糧重囚每日七合強盜三合獄卒二夫造飯給凡囚糧重囚每日七合強盜三合獄卒二夫造飯給

一件

散凡囚衣於入官職內每年冬令鋪家辦給綿衣綿褲

第七七六册

經濟叢書刑典第一百三十一卷囚禁部

皇清

順治十二年

大清會典凡官吏僥幸私縱放禁卒一人順治十二年

覆准凡官吏僥幸私縱放禁卒一人順治十二年

律擬斬獄官禁卒人等聽從指使下手者依從而加功律擬絞不加功者杖一百流三千里

順治十五年

恒仰該道行府州縣官並司獄司官常加點視

督令獄卒遲奉

上諭不許擅用柙牀將見今囚犯如法收禁冬設暖

湯夏備涼漿合得囚糧依數支養若有疾病令

醫藥治不許報令獄卒人等尅落衣糧送憲陵
處因而病死及將平民在禁仍具獄官吏卒名
數及見監囚數開報

康熙二十二年閏六月二十日

上諭刑部人命關係重大凡現審人犯自應早取口
供速行完結庶不致無辜久禁圍薄待斂令
其中有應行詳審及等候質對者或暫行監候
或羈禁各門該督官員亦當嚴加稽察不時照
督母令獄卒及守門人等倍增審索悉行陵虐
且各犯雖有應得之罪若未死於法先死於獄
既非憲典亦千

天和朕心尤爲不忍向來在外各衙門審理人犯或係

監禁或在路物故凡一起內至三人以上者定

有處分之例今思內外刑獄事屬一體嗣後在

內各衙門及各門監禁人犯一起致繫一人以

上者作何處分著九卿詹事科道會同詳議定

例具奏兩部卽遵執行特諭

康熙四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上諭刑部監犯患痔瘡卽撥醫藥治令歲在監病故
者甚多此皆因掌司各官疏忽所致嗣後若復
似此致繫多人將所司官員定行治罪

囚禁部叢考二

易經

坎

上六係用徵繩莫於叢棘三歲不得凶

正義曰險陷之極不可升上嚴法峻整難可犯
繩上六居此险陷之處犯其峻整之威所以被繩用其微繩之繩莫於叢棘謂囚執之處以叢棘而
禁之也三歲不得凶者謂險道未終三歲已來不

得其吉而有凶也

上六以陰柔而居險之極其陷之深者也以其陷之深而陷之深者也以其陷之深而陷之深者也

以微繩囚莫於叢棘之中陰柔而陷之深其不能

出矣故云三歲之久不得免也其凶可知

大陸氏德明曰三股曰徵兩股曰繩皆系名

謂陽張氏曰坎爲刑獄苟九家易坎爲叢棘傳曰叢棘如今

之棘寺書經

康詰要囚服念五六十日至于旬特不蔽要囚

繩要囚獄辭之要者也服念服周而念之旬十日

時三月爲囚生道也

孟夏之月出輕繩

孟夏之月挺直囚益其食

仲夏之月挺直囚益其食

仲夏之月挺直囚益其食

仲夏之月挺直囚益其食

仲夏之月挺直囚益其食

仲夏之月挺直囚益其食

囚禁部總論

大學衍義補

制刑獄之具

坎上六繫用徵繩莫於叢棘三歲不得凶

臣按坎爲刑獄苟九家易坎爲叢棘傳曰叢棘如今

陳澔曰刑者上之所施罪者下之所犯斬者定其

輕重而施刑也人以小罪相告者卽決遷之不收

繩其有輕罪而在禁者則直縱出之也

臣按孟夏之月天氣始炎將訓至於大暑也恐罪

人之弊於困惱者氣相帶蒸或致疾疫故於是時

也於刑之薄者卽斷之不使久累罪之小者卽

決遷之不使收繩之輕者卽縱出之不使復繩

先王恤獄之仁也或者謂止陽之月於陰事未宜

大有施設失先王之意也

仲夏之月挺直囚益其食

臣按仲夏之時天氣之炎燒蒸矣囚雖有罪然其

刑之也亦必擇諸市朝以爲世儆恐其或因炎蒸

而遭煩故於是時挺直拔出於清涼之地而加以

飲食之味以待教養成德為先王之用刑其仁義之兼盡也如此夫

後三四大尤詳審分明若審其事則情至重坐死刑

李靖南明侍郎

明徐渭

輕若候具案定罪必致淹延月日干連人等坐者之際枉被禁錮實可傷懷其向後欲望只恐累大勤到罪狀特行重斷俾曲冤得伸後更知懼

羅囚論 欧陽公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於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殺死不苟幸生而覩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四三百餘人擬使違棄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

禮防君子自昔通規律禁小人由來共貫庶情存革務志在懲愆欲申作解之恩惠開懷化之路非所以納人執物垂裕後昆既屬陽和之辰宜教耕稼之業三農名侯方陳敬愛之規百姓爲心憂矜泣奉之念將申嘉降再釋狴牢庶無滯禁之竟仍示小學之戒其都城之內見禁囚徒朕特親憲仍令所司具爲條例奏聞

唐中宗

又

荀子

祥刑典一 1507

國士不輕罪人其遁亡而由己第曰懷官奪則因人其何補過相扶難甲所謂故司不念俗居儻於羑里旋聞失守遠乃楚囚雖非故縱所因會是懷常以致徒構勿休未可塞違得於免人自是殊無漏失其所取豈可出柙不科無貪假手之功固合甘心於責

乞斬向授

朱包拯

臣痛聞太常博士薄臺近瀋州刺史向經審前議變一行于禁九十餘人依舊收禁獄緣向經識變前所取豈可出柙不科無貪假手之功固合甘心於責

屢爲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爲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爲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真以爲商不違情以干譽

某生來齋躁動輒顛迷當其在外而縱也辟如蝦蟆也辟如雉免虧晉於籠半略虧焉不知伏處而待命是以追求非分墨于白嚴而寃宥有加惄惄無已垂頭傾耳繼之以泣蓋雉免之待鼎鑊但知號已之急而雲雨之故枯槁自有乘時之施某敢不馴伏難逃體德意忍死以待僵承恩於收檜那復就烹亦安心於捨草

伏念消小人立身無狀墮囚有年等諸奇數愛欲其生不勝惡欲其殛之多然在鄉人不善惡之有善者好之之幸但憐惜之心或者於顧忌扶持之力遂屈於逼抑非有大慈悲具菩薩之行兼以猛摶當者龍象之雄豈肯舍己而耘田於道旁之築室此蓋伏遇門下書表星辰朝拂麟鳳一言一動而天下倚爲經重萬舉萬當而斯世無所著忘復以死灰加之曉息得諸祇奇威而涕零非日尺箋之上敢書謝悰特以方寸之懷不能誠默譬如蟲寡在牀雖至親視爲惡疾而有共棄之謀迨和緩入戶則病者一聞藥香而興必起之念道義所在天地共鳴恩德固潤結術發貞自今已往庶幾終於王成從此休生革是付之再造

因景部藝文二

拘幽操

古今樂錄曰謂封拘文王於羑里也。兩山巖載曰此操見通鑑外紀其辭意怨慕流淚非文王語也。

段注酒酒及酒廣今朱紫相合不別分今迷亂聲色信張古今炎炎之廟使我想今誰陷牢弃由其苦兮遺我四人憂歎猶兮。

漢趙幽王友

漢書曰幽王友高帝之子孝惠時友以諸呂女爲后不愛他姬諸呂女諱之於太后太后怒名趙王豐原令奮守之楚王戲乃作歌謡幽死諸呂用事分劉氏被迫賜王侯今還授我妃我妃既折今死我以惡說女亂國今上舍不廢我無忠貞今何故棄國自伏中野今若天與直于座不可悔今車早自服爲王僥死兮誰者傷之呂氏絕理今託天報

幽情詩

并序

魏嵇康

晉書云東平呂安服康高致康友而善之後安爲兄所枉訴以事累獄辭相證引還復收康謠言行一日裸體乃作幽情詩長短會有憾於康特呂安兄異嘉還安委異爲大將軍長史遂遣豫將書安體會爲大將軍所善因勸大將軍殊康又有與呂長孫絕交甚詳其間曰阿魯開悟每喜足下有此弟足下許吾不舉都以子父六人爲誓吾乃感足下重言慰解都遂釋然何意足下包藏禪心惑衆都今都發吾爲負之吾之負都由

足下之負吾也豈康昔爲安致解於其兄兄始怡其情致其罪康悔因爲是書與其兄絕交遠矣其道固難堪之詩正志其事所以有內負宿心外忘真朋之語魏氏春秋荀呂與康其弟安不尊安引康爲淫康甚不負心保明其事向子期思舊賦序云余少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然嵇康遠而疏呂心曠而放其於各以事見法塵余薄祐少遭不造竟焚聲識危在噬齧母兄鞠育有恩無報特責辱姐不識不師愛及冠帶憑龍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託好老莊耽物貴身志在守樸養素全真曰余不敢好善聞人子玉之成風增惟塵大人含弘慈后懷耿良之義僻政不由己惟此褊心顯明臧否臧否恩怨恒若創痛欲慕其過謗議沸騰性不傷物賴致恩情甘施柳惠今愧深登內負宿心外惡良朋仰息嚴郭東道閭居與世無營神氣晏如奉予不淑夢累多虞匪降自天實由煩疎理窮結卒致圍困對答鄙訊繁此幽固私愁寃時不我與訊因微多重囚

宋楊德

錢鏗銀錦集金科伏念頻紀闕空懼奏深愧片言人清顧黃公接甘棠召伯鄉懷質不能絕多辟豈由民

唐庚

參軍坐廳事接案嚼齒牙引囚到庭下囚口爭喧譁參軍氣益振聲厲語益切自古官中財一一民膏血

唐庚

爲吏奉官蓄反藉以自私人不汝誰何如捕箝下髮事老惡自張証佐日月明推窮見毛履那可口舌爭

參軍在場屋淳熟有聲稱只今作參軍幾時得身屬

唐庚

無功食國祿去病能後何上官乃容隱會不加讒訛

因今信有罪參軍宜擇分等是爲貧計何苦獨相困

參軍嘆無語反顧吏卒差包裹參軍書明日吾歸休

唐庚

世所易近祇持子情安樂必誠乃終利貞煌煌靈芝一年三弄手獨何爲有志不就無恩復心焉內疚底勤將來無咎無臭未蒙山阿散髮最岫末嘯長吟紅盡是消囚賓淚血

明楊繼盛

獄中紅杏

唐璣璣有令娘送誠負累背恩已偷生臨危未能死

常州被囚

隋虞純

待罪既不測中心恨無已厚頹基朋友囚心愧妻子
聖日始東扶徂年迫西北方連鼙明代末向幽泉裏
尤當此春節物候驚田里桃蹊日影亂柳徑秋風起
動植皆順性嗟余獨淪恥投盤不重陳此情寄知己
慚問囚

唐元稹

史記夏本紀夏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弗堪遷
名湯而囚之夏賈已而釋之

吳越春秋禹南到計於蒼梧而見韓人禹折其背而
吳益曰斯人犯法自合如此哭之何也禹曰天下有
道民不罹辜天下無道非及善人吾聞一男不耕有
爭其餽一女不桑有受其棄吾為帝統治水土潤民
安居使得其所今乃罹法如斯此吾德薄不能化民
證也故哭之應耳

史記殷本紀紂囚西伯羑里西伯之臣問天之咎求
美女奇物惠歸以獻紂乃放西伯西伯卒周武王
之東伐至豐津諸侯叛殷皆曰紂可伐武王曰爾未
知天命乃復歸封愈淫亂不止微子歎諭不聽乃去

比干強諫紂曰吾聞聖人心有七藏罰比干觀其
心箕子懼乃佯狂爲奴封又囚之

左傳莊公九年桓公自莒先入殺子糾於生穀召忽
死之管仲請囚叔孫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斬而以告

曰管夷吾治于高侯使相可也

定公五年九月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
逐仲孫閱冬十月丁亥殺公父叔彥丑且桓子於稷
門之內庚寅大祖遂公父歌及齊還皆奔齊

九年六月晉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原東乃囚諸西
鄙魯衛邑人之草族其納麻約而歸之蓋意重寢於
其中而逃

韓非子難四屠陽虎欲攻三桓不憚而奔齊齊景
公舉之鮑文子謂曰不可陽虎有寵於季氏而欲伐
於季孫貪其富也今君富於季孫而齊大於魯陽虎

所以盡作也景公乃囚陽虎

晏子諫下景公有所愛槐令吏蘆守之植木縣之下
令曰犯燒者刑傷之者死有不聞令辟而犯之者公
聞之曰是先犯我令使更拘之且加罪焉其子往請

晏子之妾託曰負廁之民庶矣請有道于相國不辱

其欲願得充數乎下陳晏子問笑曰娶其妻於邑
妻子望見之曰怪哉有保憂過而問焉曰所憂何也
對曰君樹槐縣令犯之者刑傷之者死妾父不仁不
聞令辟而犯之更將加罪焉妾聞之明君誠圖立政

不損無不益刑又不以私憲害公法不爲食數傷人
民不爲草木傷禽獸不爲野草傷禾苗吾君欲以樹
木之故殺妾父孤妾身此令行於民而法於國矣雖

然妾聞之勇士不以乘強陵弱獨明惠之君不拂是
以行其所欲此譽之者自治魚龍者也去其屢廢者
而已殊豈與人比居庶孽而敗人危坐今君出令於
民苟可法於國而善益於後世則父死亦當矣妾為

之收亦宜矣甚乎今之令不然以樹木之故罪法妾
父妾恐其傷廢吏之法而害明君之義也辭因聞之
昔謂吾君愛樹而廢人其可乎顧相圖妾言以載
犯禁者晏子曰甚矣吾將爲子言之於君使人送之
歸明日早朝而復於公曰學問之窮民財力以供嗜
欲前之暴樂玩好威嚴撫平君謂之逆刑殺不辜謂
之惑此三者守國之大殃今君削民財力以獎飲食

之貞潔競之棄極苦室之觀行暴之大者樂玩好
釋之令數過者犯法而過者犯威嚴撫乎若逆之
明者也犯燒者刑傷燒者死殺不稱賦民之深者若

景公樹竹令吏蘆守之公出過之有斬竹者焉公以
車逐得而拘之將加罪焉晏子入見曰公亦聞吾先
君丁公乎公曰何如晏子曰丁公伐曲沃勝之止其
財出其民公曰自蒞之有與死人以出者公性之令
更觀之則其中金與玉焉吏譖殺其人收其金玉公
曰以兵降城以榮國財不仁且吾聞之人君者寬惠
慈柔不身傳誅令捨之公曰善晏子退公令出斬竹
之囚

吳越春秋吳王勾踐王勾踐與大夫范增於石室吳
王疾越王謂太宰嚭曰囚臣請一見問疾太宰入言
吳王乃見越王也

史記孟嘗君傳孟嘗君爲秦相或說秦昭王曰孟嘗
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
於是昭王乃止因五嘗君謀欲殺之取氣白妻以獻
秦王幸姬幸姬爲昭王昭王嬖孟嘗君即曉去

呂氏春秋開春薦韓氏城新廟期十五日而成設晝
於是昭王乃止因五嘗君謀欲殺之取氣白妻以獻
秦王幸姬幸姬爲昭王昭王嬖孟嘗君即曉去
子走告封人子高曰惟先生能活臣久之死服委之
先生封人子高曰諾乃見拔者自扶而上城封人子

高左右望曰美哉城乎一大功矣子必有厚賞矣自
古及今功者莫其大也而能無有罪死者未嘗有也
封人子高出其使者人夜解其更之東轍毫而出之

故曰封人子高爲之言也而高已之爲而爲也段書聽而行之也匿己之行而行也說之行若此其精也封人子高可謂善說矣。漢書傳不疑爲京兆尹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卽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爲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亡所出母怒爲之不食故不疑爲更嚴而不殘王章傳章上封事下廷尉獄妻子皆收禁章小女年可十二夜起號哭曰平生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人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明日問之章果死會稽典錄吉字君達爲廷尉性多哀憐其妻謂吉曰君爲天下執法不可使一人罹非殃及子孫其因無後嗣者令其妻妾得入使有遺願視事十二年天下稱有恩也。蓋吉爲廷尉每至冬月罪囚當斬其妻執燭吉持丹筆相向垂泣後漢書樊英傳英字子大建武初仕執金吾府除細陽令每至歲時伏牘輒休往佳樂各使膳承董威其恩德應期而還有囚於家被病自裁詣獄既至而死是率吏掾史廩於門外百姓感悅之東都賦記馬援爲都督郵送四至府囚有重罪援東而經之亡命北地遇赦後漢書和帝本紀末元六年秋七月京師旱丁巳幸洛陽寺錄囚徒舉杖收洛陽令下獄抵罪司隸校尉河南尹皆左降未及還官而澍雨。漢書傳封禪中山相時薦縣囚四百餘人辭狀已定嘗行刑對東之皆道歸永與就期日皆無違者。故書

樊英傳英字世叔少聰明自爲童兒及長凡所經履莫不暗記讀書五行並下爲郡決曹史行部四十二縣錄囚徒數百千人及還太守僧問之舉口說罪繁姓名坐狀輕重無所遺脫行人奇之范滂傳滂坐繫黃門北寺獄吏將加者掠涕以同囚多要病乃請先就格遂與同郡袁忠爭受楚毒桓帝使中常侍王甫以次辨詰滂等皆三木囊頭尋於階下僕人在前或對或否滂忠於後越次而進王甫詰曰君爲人臣不推忠義而共造部黨自相褒舉評論朝廷虛撲無端諸所謀結並欲何爲皆以情對不得隱飾滂對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爲黨甫曰卿更相拔舉迭爲賢首有不合者見則排斥其意如何滂乃慷慨仰天曰古之循善自求多願今之循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東齊甫喟然爲之改容乃得並解在滂後事釋南歸魏志孫休傳永安元年冬十月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軍事急難竟重者一人皆放其餘太祖善之吳志孫休傳永安元年冬十月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軍事之嫌自拘有司夫射鈞斬祛在君爲君遣衡還郡勿令自疑。注鹿陽記曰李衡爲丹陽太守時孫休在郡治術教以法繩之會休立衡欲奔妻曰卿非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囚諸獄吏列前失願求受罪如此乃當退見優饑非但直沽而已衡從之果得無患又加威遠者千餘人文獻通考吳祐爲膠東太守安丘男子母丘長與母

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亡捕得之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恥然孝子忿必應難動不累親今若背親逞惡自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長以械自繫曰國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雖加哀矜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平對曰有妻未有子卽移安丘遠長妻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以報吳君乎乃齧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因縊而死魏志賈逵傳太祖征劉備先遣逵至科谷觀形勢道逢水衡載囚數十車逵以軍事急難竟重者一人皆放其餘太祖善之。吳志孫休傳永安元年冬十月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休在郡治術教以法繩之會休立衡欲奔妻曰卿非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囚諸獄吏列前失願求受罪如此乃當退見優饑非但直沽而已衡從之果得無患又加威遠者千餘人晉書懷帝本紀末嘉元年十一月東海王越矯詔囚清河王單於金墉城。晉書懷帝本紀末嘉元年十一月東海王越矯詔囚清河王單於金墉城。晉書懷帝本紀末嘉元年十一月東海王越矯詔囚清河王單於金墉城。晉書懷帝本紀末嘉元年十一月東海王越矯詔囚清河王單於金墉城。晉書懷帝本紀末嘉元年十一月東海王越矯詔囚清河王單於金墉城。晉書懷帝本紀末嘉元年十一月東海王越矯詔囚清河王單於金墉城。

宋書列傳卷一百三十一

宋書列傳卷一百三十一

宋書列傳卷一百三十一

宋書列傳卷一百三十一

宋書列傳卷一百三十一

富京邑三十年世祖入伐元因被囚於中下省將見

者數矣卒得無恙世祖嘉之立爲皇子

明帝本紀廢帝景和末入朝被留陪都廢帝誅害

宰輔殺戮大臣恆慮有圖之者疑畏諸父並拘之殿

內退上無禮遂收上付廷尉一宿被原將加禱告者

前後非一既而臺上意定明日便應就廟上先已與

腹心阮佃夫李道兒密共合謀於時廢帝左右人人

有異志惟有宋楚輝金童太乙等數人爲其腹心衆

並長服之故莫敢動是夕越等外宿佃夫道兒因結

誓致之等廢帝於後堂十一月二十九日夜也事

定上未知所爲建安王休仁稱臣奉引升西堂登御

座召見諸大臣難未卽位凡衆事悉稱令書施行

南史劉彥之傳彥之少子仲度仲度子搗字茂讓襲

齊建昌公朱明帝立擢爲太子洗馬搗資猪豪富厚

自奉養供一身一月十萬牢宰山池伎妾奢華皆窮

上品才調流聽善納交遊愛伎陳王珠明帝遣求不

與通鑑之搗頗怒帝令有司逐奏將殺之搗入獄數

宿賈皆白免死繫尚方

宋書蕭思話傳思話除南沛郡太守未及就徵常虧

南寇糧盡濟北伐既而趙師思話糧虧大至乃棄糧

奔平昌思話先使參軍劉振之戍下召聞思話奔亦

委城走虧定不至而東陽糧聚已爲百姓所焚由是

徵下廷尉仍署尚方初在青州常所用劍斗覆在案

府下得一死雀思話曰斗覆而雙雀殞其不祥乎既

而被禁

謝方明傳方明爲縣令長史南郡相嘗年終江陵縣

嘗病卒於官舍

嘗病卒於官舍

嘗病卒於官舍

嘗病卒於官舍

錄囚事無輕重悉就聽審案使過正三日還到罪
入重者有二十餘人調紀以下莫不足懼特晉豫郡
送故主簿弘季盛徐善之並隨在西固諭以爲昔人
雖有其事或是託稱過言且當今民情僞薄不可以
古義相許方明不稱一時遷之囚及父兄皆驚喜涕
泣以爲就死無恨至期有重罪二人不遷方明不聽
討捕其一人辭不能歸遷一日乃反餘一四十日不
至五官朱干期請見欲白討之方明知爲囚事使左
右謝五官不須入囚自當反囚遠徙里不能自歸
鄉村責讓之率領將送竟無逃亡者遠近歡服

南史王僧孺傳僧孺志子大通爲東陽太守郡獄
有重囚四十餘冬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反惟一人失
期忘曰此自太守事主者勿憂明日果至以婦孕吏
人益歎服之

陳書高祖本紀末定元年冬十月西討都督周文育
侯安都於郢州敗績囚於王琳

王琳傳瑋弟瑜字子珪亦知名美容儀早歷清顯年

五十官至侍中永定元年使於齊以陳郡袁惠爲副

令渤海高世衡請合彭城割高城單令弘農割煬俱

有恩惠大業之末長史多臧汗衡高及煬清節逾厲

風教大治獄無繫囚爲吏人所稱

太平御覽唐書曰韋仁壽隋大業末爲蜀郡司法書

佐獄無繫囚其有罪者臨時就戮蒼西阿爲仁壽禮

佛而死

唐書刑法志貞觀六年太宗親錄囚徒閔死罪者三

百九十八人縱之還秦期以明年秋卽刑及期囚皆詣

朝堂無後者太宗嘉其誠信悉原之

狄仁傑傳仁傑以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會

爲來俊臣所撻捕送制獄於時訊反者一同卽承認

滅死俊臣引仁傑置對答曰有朋革命我乃唐臣反

固實俊臣乃垂服其屬王德義以情謂曰我意求少

不深責

北史蕭搗傳搗入周爲上州刺史嘗至元日獄中囚

禁悉杖牘家屬三日然後赴獄蕭囚荷息依服而至

嘗病卒於官舍

遷公爲我引榜執杖爲黨公且免死仁宗歎曰皇天后土使仁傑爲此乎即以首觸柱血流床面德齊惟而謝守者寢魂即丐筆書帛置格中好謂吏曰方暑請付家微烹仁傑于光遠待書上奏后遣使案視使臣令仁傑冠帝見使者私令德善作謝死表附以聞后乃召見仁傑謂曰承反何耶對曰不承反死答掠矣示其表曰無之后知代署因免死武承嗣屢薦之後曰舍已行不可返辱同被誣者鳳閣侍郎任知古等七族悉得貸御史張叡可以首叩殿陛告爭欲殺仁傑等乃貶仁傑彭澤令邑人爲壇生祠唐孺傳稱萬泉丞有輕囚久羈方春農事興麻就令可且出囚使就畎畝不許臨曰有所疑丞執其罪今移疾歸急縱歸與之約囚如期還張文宗傳文宗子錫久親初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代其甥李嶠爲宰相請還廬陵王不爲張易之所右與鄆俱知選坐良藥中語又辭謝無時蘇味道亦坐事同被詔罷鳳閣儀從司刑三品院御按蘇味道所犯不係日膳豐饒無損貳味道亦赴廬陵菜食竟后聞之釋味道將斬猶既而流備州雲漢友難浙東孟珙尚書六術長夏囚徙其間一人自曰吾人孔穎叔詩唇云佛尋長街拂陰吟詩名後都虞侯指揮數日責以罪名致草皇誠伏請中書孟公立以實容養之甚其狀曰蘇味不知其狀甚棄質貞堅進健往張良士殊無畏懼威權翻成刺許之賓何異吹噓之大然以久冤公效尚恩放刑退補故外僚收督孔生詩曰有信君軍不得名唯救

僅卒喝書尚尚書近日清如鏡天子官街不許行唐書呂元膺傳元膺爲新州刺史嘗錄囚或白父母在明日歲旦不得省爲恨因泣下元膺憤然悉釋械歸之而戒還期更白不可答曰吾以信待人人豈我違如期而至自是舉意感愧悉還或去太平御覽論衡曰李元長爲政欲知囚情以梧桐爲人象囚之形繫鬼爲培臥木囚其中罪正者木囚不動冤使者木囚動出不知囚之精神著木人耶科天神之氣動木囚也

遼史太宗本紀天顯七年三月己丑林牙速高昌指斥乘輿囚之

聖宗本紀乾亨二年六月己亥高麗復謀反囚於祖州幽皇太妃胡詒於懷州囚夫人夷嬪於南京餘嬪者生塞之

耶律休哥傳淳欽皇后稱制惡舞樂囚之誓曰儻猶朽當釋汝既而名之使者欲去僕蘇秦辭曰僕未朽可釋乎后聞喜欽名釋之

宋史張耆傳齊賢爲江南西路轉運副使先是諸州多個送調下落死者十常五六齊賢道逢兩制進馬廄州所送素服斂之率非首犯悉伸其冤抑抑力言於朝後凡送囚至京第奉發明更虛向不實則罪及原官屬自是江南無罪人者爲減大半

原德錄孫莘老知福州時民有欠市易錢者累獄甚衆適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修殿請於莘老莘老徐曰汝雖所以施錢者何也衆曰願得福耳莘老曰佛殿未甚壞又無算坐者孰若與其錢爲孤囚償官遂已諾之即日輸官圍園遂空

宋新宗說書廣州豐務縣里有罪囚坐役人法當死宗說疑之會犯者言其母年九十病甚願一別母而死宗說憫然釋囚轉令人與俱往既而更獲所殺人者

溫公續語蔡確輔相儀朝士被保者確令僕卒與之同室而處同席而寢飲食旋服共在一室置盆於前諸家餌食者羹飯餅餌悉投其中以杓撋而均分餌之累旬不問幸得其問無罪不承

諺苑叢載以吟詩有幾諭言事官章疏押上朝廷下御史臺差官追取是時李定爲中書丞對人太惠以爲人才難得求一可使逮獄者少有如意於是太常博士皇甫侯被遣以往僕攝一子二臺卒倍其疾馳附馬都尉王詠與子瞻游廬山遇人報蔡確載特爲南京幕官乃亟走介往湖州報駁而僕行如飛不可及至湖州適以子病求醫留半日故所遣人得先之僕至之日駁在告殂無頃郴州事係徑入州廳具靴袍笏立庭下一臺卒來侍白衣青巾顧盼稱是人心肅肅不可測駁恐不取出乃謀之無頃無頃云事至於此無可奈何須出見之蔡確所以服自以爲得罪不可以朝服無頃云未知罪名當以朝服見也駁亦具靴袍笏立庭下無頃與職官皆小憲列駁後

二卒皇臺服其女者七首怨偶又久之不諳人心

盆疑懼試曰試自來故憚朝廷多今日必是賜死死

因不諳乞歸與家人訣別僕始肯言曰不至如此無

賴乃前日大博必有收受文字僕同誰何無顧曰無

賴是贛州僕乃以臺服授之及開視之只是尋常追

攝行還耳僕促試行二獄卒就直之即時出城登舟

郡人送者兩位頃刻之間拉一太守如廳大難此事

無所目擊也

蘇子瞻覽皇甫僕追攝至太湖蘆吞亭下以耗捐修

牢是夕風濤傾倒月色如葦子瞻自惟倉卒被拉去

事不可測必是下吏所連累者多如閉目翠身入水

頃刻間耳既爲此計又復思曰不欲棄負老弟弟謂

予由也言己有不幸則子由必不獨生由是至京

師下御史獄李定舒寧何王臣雜治之侵之甚急欲

加以指斥之罪子瞻憂在必死革服奇金丹卽收其

餘害之土中以備一旦當死刑併服以自殺有一獄

卒仁而有禪事子瞻甚謹每夕必然湯爲子瞻濯足

子瞻以誠誘之曰試必死有老弟在外他日託以二

詩爲訣獄卒曰學士必不至如此子瞻曰使試萬一

猶免則無所恨如其不免而此詩不達則目不瞑矣

獄卒受其詩藏之枕中其一詩曰聖王寢寢舊似春

小臣孤直自危身百年未了先債債十口無依更累

人是處青山可載骨他年夜雨禍傳神與君世世爲

兄弟更結人間未了因其後子瞻請貞州獄卒曰選

學士此詩子由以面伏案不忍讀也子瞻好與子由

有詒對榻臥聽雨聲故詩載其事子瞻旣出又戲自

和云却對酒杯深似夢試拈詩筆已如神子瞻以詩

自被戮既作此詩私自屬曰猶不改也

皇甫僕追取蘇軾也乞逐夜所至送所司案禁上不

許以爲只是一根死吟吟事不消如此其始彈劾之峻

曰陛下欲殺之法之正也太子欲宥之心之慈也帝

追取之舉人皆爲試要之至是乃知試必不死也其

後果然

癸辛雜識建康溧陽市民同日殺人皆繫獄具以囚

上府同日就道二囚時相與言監者不虞也夕宿邸

舍辛雜識建康溧陽市民同日殺人皆繫獄具以囚

上府同日就道二囚時相與言監者不虞也夕宿邸

舍甲謂乙曰吾一人事已至此死因其分離事遠同

日計亦有可爲者我有老母貧不能自活君到府第

稱冤悉以諉我我當參任之等死耳幸而脫君家烹

溫爲我養母終其身則吾死爲不徒死矣乙欣然許

之時張定叟以尚書知府事號稱嚴明囚既至皆呼

使前問之及乙則曰某實不殺人殺人某者亦甲也

張駁異使竟其說曰甲已殺某人即逃去其家不知

爲甲所殺也平日與某有隙遂以讐於官已而甲又

殺某人乃就捕某非不自明官闇而吏昧故寃不得

直也張以問甲甲對如乙言立械縛之一縣大驚

林下偶談蘇翁帥澤一日特越丞相簡密報已立嘉

王爲今上當首以興蠶召公府翁戒簡密中竟入獄

取大四十八人立斬之繩畢而登板赦王

元史王磐傳磐字文炳遷太常少卿帝以天下獄囚

滋多教諸路自死罪以下殺遺歸家期秋八月悉來

京師聽決四如期至帝惻然拂之盡原其罪他日命

詞臣作詔戒諭天下皆不稱旨憲怒獨以繩囚之意

命辭帝喜曰此朕所欲言而不能者卿乃能爲朕言

之嘉美不已取酒勸之

尊勝野閭獄有徒四大祖欲殺之太子爭不可御史

袁凱侍上願謂凱曰朕與太子之論何如凱頓首進

曰陛下欲殺之法之正也太子欲宥之心之慈也帝

以凱持雨端下獄三日不食出之遂佯狂病顛裕嘆

汚穎帝曰吾聞願者不庸撫乃命以木鎧雜凱對

上大笑帝放歸自繩木相於牀下久之上使人召之

凱慢坐對使者歎使者厭其穎還奏狀上不爲疑已

而太祖要駕凱始出優游以終

駕陵冗記都察院公雍巡江西日方勦死獄忿諭句

云水上凍冰木積雪雪上加霜久不能對一囚曰囚

固死敢對公曰汝能對貸汝死囚曰空中騰暮幕成

雲雲開見日公撫草稱善果爲減死或謂不若空中

撫暮幕成雲雲屬致雨更爲順但見日意於囚爲當

耳

囚繫部雜錄

癸辛雜識梁庶闡爲東陽太守在郡有能悉放獄中

囚依期而至後漢真延爲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釋

休遣囚徒各使歸家並慰其恩德因期而還南史何

引在齊爲建安太守爲政有恩人不忍欺每伏臘放

囚還家依期而返嗚呼中孚之信及豚魚誓非一日

之積也

細茶雜記漢書何武傳云武爲揚州刺史行部錄囚

又苟不疑爲京兆尹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有

辭

所平反活幾何人頌師古注云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冤無與不也今云處囚本錄聲之去者耳音力具反而近俗不曉其意訛其字爲恩惠之處失其源矣又按後漢盧延傳云帝乃臨御道之館親錄囚徒又張耆傳云和帝幸洛陽錄囚徒又漢百官志云諸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國錄囚徒湖廣元縣邑囚徒皆閱錄視參考辭狀有侵犯者即時平理也又應奉爲鄒決曹史行部四十二縣錄囚徒數百千人又北史太和四年帝親錄囚徒二十年幸華林園親錄囚徒隋開皇二年親錄囚徒前漢書及南北史皆謂之錄囚徒而新唐史本紀云甲午處囚徒云癸亥處囚或以旱惡囚或遣使慮免汝州輕禁皆以錄爲處余按太元云錄於往歲三歲見錄集讀云錄音良倨切寬省也蓋唐亦猶舊史語言以錄爲處未之改耳顏氏所謂近俗不曉其意訛其文爲恩惠之處蓋指唐人言也故劉蕡嘉話稱高祖平京師李靖見收太宗處囚見增引與語奇之又王涯說錄通作處此唐人用處字之明驗也放生辨惑錄中必設之囚禁上屬危之病療者猶欲留連於朝夕刑官亦必轉展於秋冬

囚繫部外編

孫公談國嚴清言荊公在金陵未病前一歲白日見一人上堂再拜乃故郡牧吏其死也已久矣荆公驚問何故來吏曰蒙相公恩以待制故來荆公愴然問勞安在吏曰見今未結絕了如要見可於某家幕廬下切勿驚呼唯可令一親信者在側荆公如其言頃之見一紫袍博帶接案而坐乃故吏也獄卒數人枷鎖囚自大門而入身具桎梏曳足立庭下血汙地呻吟之聲殆不可聞乃勞也勞對吏云告早結絕良久而減刑公幾失聲而哭爲一指使掩其口明年荆公薨歸公門人其說甚詳

清寧錄雷申鶴者江西人紹興中一舉中南省高第廷試前三日客死都下捷音與訃疎至鄉里其妻日夜悲哭急一夕夢申鶴如平生自言我往爲大吏有功德於民故累世爲士大夫然善誤入死囚故地下罰我凡三世如意時暴死前一世仕久連蹇後忽以要官召擢入都門而卒今復如此凡兩世矣要更一世乃能以償宿讐耳其事可以爲治獄者之戒

昨夢錄開封尹李倫號李鐵面命官有犯法當追究者巧結形勢竟不肯出李憤之以術羅致之至又不遇李大怒決之數日後李方決府事有展務以見者屬吏避下頭以呈其房曰臺院承差人某方問視二人遂升廳中出一牒云臺院奉聖旨推勘公事數內一項要開封尹李倫一名前來照鑑云云李卽呼屬司以職事付少尹寇索馬驥二人曰有少私事得至家與至人言乎對曰無害半未入中門覺有蹕其後者同屬則二人也李不復入但呼細君告之曰

平生無違條獲法事惟決某命官之失汝等勿憂閉封府南向御史臺北向相去密邇舍上馬二人前導乃宛轉繞渠由別路自辰已至申酉方至臺前二人曰請索易李秉易又大喝云從人散阿駁皆去一人乃呼問者云我勾人至矣以塘付關吏吏曰請大尹入時臺門已半掩地設重限李於是招笏舉錄以入足趺顧於限下關吏導李至第二重關吏相付授如前既入則曰請大尹赴臺院自此東行小門樓是也時已昏黑矣李入門無人問爲見燈數炬不置之楣梁間而置之柱庭廊之第一間則紫公裳被五木據其面向庭中自是數門或錄公裳者皆如之李既見欵曰設使吾有謀反大逆事見此境界皆不得捶楚而自伏矣李方怪無公吏輩有聲喏於庭下者李遠還揖之間之即承行吏人也白李請行吏前導盤繞屈曲不知幾許至土庫側有小洞門自地高無五尺更去悶頭匍匐以入李亦如之李又自欵入門可得出否既入則供帳牀榻裯褥甚都有幞頭紫衫屨金者出揖李曰臺官恐大尹岑寂此官特以伴大尹也後問之乃監守李獄卒耳吏告去於是捶楚克痛之聲四起所不忍聞既久忽一卒持片紙書云臺院問李某因何到院李答以故去又甚久又一卒持片紙時已五鼓矣承勘更至云大尹亦無苦事莫亂否李謂自辰已至是夜五鼓不食平生未嘗如是忍飢於是腰金者相對飲酒五杯食亦如之食畢天欲明搔

楚之臺乃止履金者與吏請李歸送至洞門曰不敢
還送請大尹徐步勿速二人聞洞門寂不見一人李
乃默記昨夕經由之所至院門又至中門及出大門
則從人皆在上馬而殿以歸後數日李放罷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祥刑典

第一百三十二卷目錄

俘虜部彙考一

晉孝武帝太元一則

齊孝建中興一則

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則
孝莊帝本末一則隋高祖開皇一則
蕭帝大業一則

唐武帝會昌一則

宋太宗淳化一則
開寶一則
太宗雍熙一則

遼聖宗太平一則

明洪武一則

皇清康熙一則
康熙三則詩經出車
唐武
薛木

禮記王制

伴奏部總論

春秋四傳
莊公三十一年齊東野語

伴奏部總論

北魏孝文帝本紀云云

太和十八年十二月己巳詔齊陽鍾離馬頭之師所

獲男女之口皆放還南

按魏書孝文帝本紀云云

太和十九年二月丙辰車駕至鐘離戊午軍士皆

獲三千卒帝曰在君爲君其民何罪於是免歸

按魏書孝文帝本紀云云

太和二十年二月丙辰車駕至鐘離戊午軍士皆

獲三千卒帝曰在君爲君其民何罪於是免歸

按魏書孝文帝本紀云云

太和二十一年二月丙辰車駕至鐘離戊午軍士皆

獲三千卒帝曰在君爲君其民何罪於是免歸

祥刑典一百三十二卷

俘虜部彙考一

晉

孝武帝太元十四年詔淮南俘虜一皆散遣其沒爲

單賈者悉贖出之

按晉書孝武帝本紀太元十四年春正月癸亥詔淮

南所獲俘虜付諸作部者一皆散遣男女自相配匹

賜百日廩其沒爲單賈者悉贖出之以襄陽淮南饒

沃地各立一縣以居之

齊

和帝中興元年命搜獲俘囚厚加賞賜

按南齊書和帝本紀不載
按梁書武帝本紀未元

三年二月南康王即帝位於江陵改永元三年爲中

興元年以高祖爲征東大將軍督諸軍事七月高

祖命王茂等襲加湖逼子陽子陽等竄走王茂虜其

餘而還高祖乃命搜獲俘囚得伯之幢主蘇隆之

厚加賞賜使致命焉山谷城主張樂祖鄧城主程茂

薛元嗣相繼請降

北魏

孝文帝太和十五年五月乙卯長孫百年攻克陽泥

和二戍克之俘獲三千餘人詔悉免歸

按魏書孝文帝本紀云云

太和十八年十二月己巳詔齊陽鍾離馬頭之師所

獲男女之口皆放還南

按魏書孝文帝本紀云云

太和十九年二月丙辰車駕至鐘離戊午軍士皆

獲三千卒帝曰在君爲君其民何罪於是免歸

按魏書孝文帝本紀云云

太和二十年二月丙辰車駕至鐘離戊午軍士皆

獲三千卒帝曰在君爲君其民何罪於是免歸

按魏書孝文帝本紀云云

孝莊帝末安三年四月丁卯雍州刺史余朱天光討

醜奴縉賊於安定破擒之囚送京師

按魏書孝莊帝本紀云云

孝靜帝武定二年十一月壬寅齊文襄王從獻武王

討山胡破之俘獲一萬餘戶分配諸州

按魏書孝靜帝本紀云云

武定三年十月乙未齊獻武王請邙山之俘釋其桎

梏配以人間寡婦

按魏書孝靜帝本紀云云

隋煬帝大業六年以獻俘賜百官

按隋書煬帝本紀開皇九年四月乙巳三軍凱入獻

俘於太廟

煬帝大業六年以獻俘賜百官

按隋書煬帝本紀大業六年二月乙巳武牙郎將陳

發朝請大夫張鎮州擊破突厥俘萬七千口頒

勅百官

武宗會昌三年九月詔諸道進軍不得擣執百姓以

爲伴囚

按唐書武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本紀云云

太祖乾德元年七月丁巳安國軍節度使王全斌等

率兵入太原境以俘來獻給錢米以釋之

按宋史太祖本紀云云

開寶九年春正月辛未御明德門見李煜於樓下不

用獻俘儀

按宋史太祖本紀云云

太宗雍熙元年冬十月甲申夏州言掩擊李繼遷獲其母妻俘千四百餘帳繼遷走

按宋史太宗本紀云云

理宗端平元年四月丙戌以減金獲其主完顏守緒

遺書告太廟其玉寶法物并俘囚張天祐完顏好海

等命有司審實以聞

按宋史理宗本紀云云

遼

聖宗統和十二年十一月戊申詔諸部所俘宋人有

官吏儒生抱器能者諸道軍有勇健者具以名聞

按遼史聖宗本紀云云

明

明獻俘囚制

按明會典凡兵部及出征官獻俘奏凱禮部題幸欽

依咨行刑部知會候獻俘之日刑部官回奏候自行

刑若奉旨勅問者該部咨送本部督該司收問奉旨

會同者會審明白具招題請擇日獻俘其日該司官

引傳至午門外本部面奏請以俘囚付所司行刑其

伴囚有應赦免釋放者承制官傳制教所獲俘囚罪

伴囚頭退

皇清

順治十三年

大清會典凡禽獸出兵捕獲之人順治十三年題准

字輒一百給與原主禽家資四十板釋放鄰佑

十家長地方免徵

康熙十二年

大清會典康熙十二年題准凡未到家逃走之人窩

案不却伴獲查究責

康熙十三年

大清會典康熙十三年題准行兵之際其伴獲之人勿得割取衣服拆散夫婦至不堪伴獲者亦勿

得傷害割取衣服伴獲之人勿令看守馬匹

康熙十五年

大清會典康熙十五年議准凡屢匿未到家之逃人者富家仍責四十板釋放

伴集部集考二

詩經 小雅出車

大雅常武

仍執醜虜

繕靖虎臣在泮獻馘如草間在泮獻囚

正義曰釋註云敵獲也舉矢傳曰發而獻其左

耳曰誠故云誠所獲者之左耳謂屬陣格殺之而取其耳也淑善釋註文囚所虜殺者謂生執而保虜之則所謂執訊者也

禮記

王制

天子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誠告

春秋

左傳三十有一年夏六月晉侯來獻戎捷

莊公三十一年齊來獻捷

僖公三十一年齊來獻捷

昭公三十一年齊來獻捷

襄公三十一年齊來獻捷

昭公三十一年齊來獻捷